

鸥鸟归来

厚婧



鸥鸟踮跹

高深 摄



倚栏赏鸥

高深 摄

三月的风，翻过祁连山的脊背，掠过嘉峪关的城楼，在残冬尚未褪尽的北国，捎来一封远方的信笺。信里写着归期——于是，那群可爱的精灵——鸥鸟，便跨越千山，如约而至，用翅尖划破南湖的静谧，点亮了这座雄关小城的春之序章。

它们落在南湖的碧波上，起初只是三三两两，浮在水中央，远远望去，仿佛是天空不小心遗落在人间的云朵，洁白、轻盈。水鸟相逐，涟漪轻漾，这一动一静之间，打破了春日清晨的宁静，却又为这片水域注入了最生动的灵气。没过几天，便成群了。白的羽，红的喙，在碧波上一浮一沉，把春水搅得活泛起来。它们时而掠水低飞，翅尖点出细细的涟漪；时而振翅腾起，在空中兜个圈子，又落回原处。那小模样，竟有几分得意，仿佛是在知道自己在被人看着的。

可不是被人看着嘛？消息不知怎么就走漏了。先是附近的居民，晚饭后踱着步来；后来连城那头的人也开车过来，带着孩子，搀着老人。面包是早预备下的，撕成小块，往空中一抛——鸥鸟便来了。它们不怕人，或者说，它们信得过这里的人。扑棱棱飞来，在空中打个旋儿，准确地接住那块面包，然后落到水面上，悠悠地享用了。孩子们拍手笑起来。那笑声清亮亮的，和着水声、鸟声，在傍晚的斜阳里飘得很远。

最热闹的是周末。南湖边上几乎要摩肩接踵了。卖糖葫芦的老汉推着车子，红艳艳的山楂串儿插得像个刺猬；烤羊肉串的也支起了摊子，青烟袅袅地升上去，混着孜然的香。有外地口音的游客举着相机，追着鸥鸟的身影；本地人便带着几分自豪地给他们指：“看，那边，那一群——”仿佛这鸟儿是他们自家的客。

古人说：“春江水暖鸭先知。”而在今日的嘉峪关，先知春意的，是这些远方归来的鸥鸟。它们的归来，不需要旗帜，不需要宣告，只是凭借着对自然最敏锐的

感知，便认定了这片土地已然焕发的生机。它们是生态的镜子，映照出蓝天的澄澈，湖水的温润，也映照出这座城市在发展中不曾动摇的初心。

我倒想起有一回，遇见个从兰州来的摄影爱好者。他蹲在湖边等了整个下午，只为拍一张遗鸥叼起面包的瞬间。快门响起时，他长舒一口气，跟我说：“值了。你们嘉峪关真有福气。”

我笑笑，没接话。心里却想：这福气，来得也不容易。

遗鸥是什么？是挑剔的客。它们肯来，肯留，肯复一年地如期而至，那是对这一方水土的认可。水的清冽，天的蓝灰，人的远近——它们心里都有一本账。账本上若是赤字，它们便再也不来了。

所以看着这些翩翩的白影，我常常觉得它们不只是鸟。它们是镜子，是这片土地交出的答卷，是写在风里、水里、空气里无声的证明。嘉峪关的环保做得怎样，不必看什么报表数据，只消来南湖边站一站，看鸥鸟来了多少，便全知道了。

夕阳西下时，湖面镀了一层金。遗鸥们还在水面上游着，时而把头埋进翅膀里理理羽毛，时而抬头四顾，仿佛也在看着岸边的人们。卖糖葫芦的收了摊，烤串的炉火也暗下去，人们三三两两地散了。有孩子还依依不舍，回头望了又望。

“爸爸，它们明天还来吗？”

“来。后天也来。明年还来。”

这话说得笃定。归途上，又见一群鸥鸟从头顶掠过，朝着落日的方向飞去。翅膀扇动的样子，从容得很。它们大约是认得路了，认得这方水土了，认得这些每年准时来看它们的人了。

我在心里默默地说：明年见。它们听不见。但我知道，它们明年还是会来的。因为这里，已经是它们的家了。

马年的春风，正浩浩荡荡地吹开万物复苏的序章。这一群飞鸟，像是时光的使者，衔来生机，也衔来希望。站在嘉峪关南湖湖畔，看鸥鸟踮跹，听春风低语，便懂了这世间最好的守护，不过是让万物归位，让自然回家。愿这一份春意，常伴这一方水土；愿我们用心守护的每一片蓝天，都能迎来更多如约而至的生机。

当“啾啾”的叫声响起，小城的人们就动起来了。城市尊贵的客人来了，大家纷纷带上食物，前去投喂。今年更有趣，遗鸥来的时候南湖还没有蓄水，有热心市民居然通过市民热线留言：“快放水吧！遗鸥来了！”

是的，遗鸥来了！蓝天和大海的精灵，竟然落在戈壁深处，哪怕只是短暂停留，也是一份格外的垂怜。我不想听专家们关于嘉峪关市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理论，哪怕这是正确的。我宁愿相信，这是它们飞越雪山的时候接受了嘱托。它们是带着使命来酬谢常年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想把雪山的话讲给我们：“请耐心等待，流水终将抵达。”

鸟类学家出面解释，遗鸥是海鸥的一种，它们冬天在渤海湾越冬，夏天在内蒙古繁殖，近几年春天会在嘉峪关市做短暂停留。这样的描述过于平淡，和嘉峪关市民对“客人”的热情极不匹配。地理学家说，在古生代，嘉峪关一带曾经是海。那么，这些



春色满园

廖胜春 摄

写在遗鸥再来时

阿随

小伙伴们只是回家而已。家乡变了，可它们却记得这里，来看看，停留几天，再出发翅膀就会变得更加有力。如此说来，它们也是游子。

飞了几千公里，从遥远的大海，你们经过了哪些高山、平原、戈壁、荒漠？我们其中的大部分人也曾经借助飞机的动力，到达你飞行的高度，历经你飞行的长度，但是，我们对此依然一无所知。你们降落的时候，对这个城市也一无所知，为此，每每看到你们从我们的手中安然取食，我们就会感到幸福。幸福就是你内心变得柔软，幸福就是你止不住想流泪。

报纸上说，遗鸥种群数量稀少，大概全球只有15000只；官方统计数据显示，嘉峪关市目前为中国最小的直辖市，人口32万；举全城之力宠之，20个人才能拥有1只。况且，选择在这里停留的也只区区二三千只，符合低概率事件的一般要素。

了解嘉峪关历史的人都知道，河西地区经历过

数次移民，我们也是远徙而来。虽然大海从这片土地已经退去2亿年，可是大海的一些记忆却被保留，鱼类化石、地表褶皱、土壤酸咸……或许还有人类、动物和鸟类的记忆。越冬地和繁殖地之间的漫长距离，就是它们不停飞翔的宿命，像大多数嘉峪关人和家乡的联系。这座堪称移民城市的人们和这些小精灵之间，有着不同寻常的相似之处。这可能就是在短短半个月时间里，这座城市的人们极尽宠溺之能事，拿着遗鸥最爱吃的火腿肠，不辞辛苦前来投喂，只为它们短暂停留的原因吧。

湖边，一位年龄只有三四岁的小朋友也在家人的陪同下喂遗鸥，他留下最后一点火腿肠，毫不犹豫地将它喂进自己嘴里，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大人们则因遗鸥来掌上取食而惊喜不已。更多的人，只是静静地立在湖边，看遗鸥游泳、飞翔、争食……听它们啾啾鸣叫，享受着碧水蓝天间难得一见的精灵带来的与众不同的欢乐时光。

三十年前，嘉峪关是我记忆中向往的诗和远方，三十年后这里已是我人生的第二故乡，也注定成为一生梦牵魂绕的地方。

三十年前，我怀揣创业的梦想，执着于“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豪迈，背井离乡经过几天几夜的行程颠簸，来到戈壁大漠中的嘉峪关，一路走来，映入眼帘的满是戈壁的荒凉，与想象中城市模样相差甚远，不免有了一些失落感。

城区除了北转盘到南转盘一条沥青路面外，没有一条像样的马路，能遮阳的树木也很少，风一刮起，尘土飞扬，裤腿鞋面全是土，满脸都是沙子，自行车是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除了留在人们记忆中的老百货大楼、老市政府、嘉峪关宾馆、酒钢几栋不高的宿舍楼群外，几乎全是平房，最高的建筑就是一出火车站就能望见的酒钢一号高楼和几根烟囱，市民平时常去的地方雄关公园、老体育场、职工俱乐部和五一俱乐部，还有在风沙中矗立的关城，到晚上九点后大街上早就没人了。与想象中的繁华城市相去很远。

我曾不至一次怀疑过自己当初一时冲动的选择，但最后还是坚持留了下来，这一坚持就是一生的坚守。

刚到嘉峪关那些年，我曾在机场路与建设者亲手栽下一棵棵倒柳与杨树，我也参与了酒钢公园平整园区道路，一起挖坑、筛沙、培土、种树、浇水，见证了雄关大地年复一年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雄关公园的记忆，到酒钢公园建成的热闹，从宽阔大气的雄关广场到极具精神内涵的核城广场，从大剧院、体育馆、新体育场到诚信广场、东湖明珠气象塔这些大手笔城市地标建筑的建成，到建设东湖、迎宾湖、森林公园、讨赖河生态文化公园及草湖国家湿地公园，人们从白天湖边悠闲漫步，陶醉于波光荡漾、鸟语花香、林荫小憩及驻足欣赏亭台楼阁，到流连城市夜空的流光溢彩，从出门见绿到小区门前不断更新的健身器材、健身房，从一栋栋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到一条宽阔笔直的穿街串巷马路，从高铁的快速便捷到四通八达的空中航线，这座以雄关命名的小城正愈加迸发出她迷人的魅力和活力。屹立在丝绸之路上的关城在视野脚下这座城市日新月异巨变的时代，也奏响她时代的文化强音和吸引力，四面八方的游客纷至沓来，从白天找寻雄关一夫当关、金戈铁马的历史脉络和丝路源头，到感慨雄关漫道真如铁的时光流逝，到流连梦幻光影的雄关夜游，以及领略科技智能的方特世界体验刺激，再到品味雄关烤肉和葡萄酒的觥筹交错，嘉峪关丝路文化、长城文化与现代文明的融合体验给每一位游客留下了难忘而美好的回忆。

从绿城到幸福美好之城，一代代嘉峪关人艰苦创业、开拓奋进，把戈壁变绿洲，让古道变通途，以穿越古今、敢为人先的气魄和不懈奋斗的毅力向世人描绘出嘉峪关这座边塞小城戈壁明珠、湖光山色的美丽壮阔画卷。

嘉峪关是一首奔流不息的史诗，她用壮阔雄浑的气势征服了古今，嘉峪关是一首歌，她充满激情与浪漫。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会真切体会嘉峪关的无限魅力和幸福。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嘉峪关诗和远方，嘉峪关这张亮丽名片随着新时代的巨变必将迸发出耀眼的光芒。

幸福嘉峪关

千山之人

当杏花遇到春雪

杨立国

致。东湖的杏林间，初绽的杏花带着一抹红晕，似女孩儿香腮凝雪，在蓝天与湖水的映衬下愈发清丽。漫步其间，花香淡淡萦绕，仿佛闯入一方温柔秘境；讨赖河生态公园的步道旁，杏花临水而绽，粉白花瓣映着澄澈湖水，风过处花影摇曳，与碧蓝的湖水相映成趣，褪去了戈壁的凛冽，多了几分婉约；寻常小区的庭院里、楼宇旁，也有杏花悄然绽放，不与群芳争艳，只静静吐露芬芳，为烟火日常添了几分诗意。

本是晴光正好，杏花沐风而开，肆意舒展着春日的生机，枝头的花苞次第舒展，嫩蕊凝露，在暖阳下泛着温润的光泽。然而春天就是这样，气温忽高忽低，一场春雪不期而至，打破了春日的宁静。起初是轻柔的雪片簌簌飘落，轻若柳絮，无声无息地吻过花瓣；渐而化作漫天飞雪，洋洋洒洒，漫过枝头，覆了街巷，染了戈壁。这雪无冬日的凛冽刺骨，反倒温润轻盈，带着春日的暖意，正如韩愈所咏“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树作飞花”，似是特意赶来，赴一场与杏花的春日之约，为这场春日盛景添上别样的浪漫。

于是，粉白杏花遇洁白春雪，一场绝美的相逢在边塞春光里悄然上演。雪落花瓣，薄薄一层，似给娇蕊披上素纱，半遮半掩间，更显“沾衣欲湿杏花雨”的娇羞；雪覆枝丫，轻压枝头却不折风骨，粉白与素洁交织，浓淡相宜，宛如一幅水墨丹青，清雅绝尘，不负“有梅无雪不精神，有雪无诗俗了人”的意境。杏花的柔媚与春雪的纯净相融，戈壁的粗犷与春日的温婉碰撞，刚与柔的交织，让这份景致多了几分动人心魄的力量。

风过处，花瓣与雪花共舞，悠悠扬扬，落

于青石板，沾于素衣襟，无声无息却动人心魄。杏花是报春的信使，携着“红杏枝头春意闹”的蓬勃，在轻寒的边塞唤醒沉睡的生机；春雪是冬的余韵，带着“飞雪迎春还”的温柔，为新生的繁花披上圣洁的外衣。本是时序各异的风物，却在此刻相融相生，雪润花更艳，花映雪愈清，让苍茫的边塞多了几分“春雪满空来，触处似花开”的灵动诗意。驻足凝望，只见雪落无声，花开不语，天地间一片素净清雅，仿佛所有的喧嚣都被这花雪相融的景致抚平，只余下满心的安宁与欢喜。

伫立杏树下，看雪落花开，心自安然。戈壁的春本多几分苍凉，少了些许温润，而这杏花遇雪，恰似岁月馈赠的惊喜，将“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的意韵，化作杏花与春雪的相逢。在这座以雄浑壮阔闻名的城市，大漠的苍茫、关城的巍峨、戈壁的广袤，是刻在骨子里的风骨；而杏花的温婉、春雪的轻盈、春日的生机，是藏在风骨里的柔情。这般刚柔并济的景致，正是嘉峪关独有的春日浪漫，既有“大漠孤烟直”的豪迈，又有“杏花疏影里”的细腻。

雪终会消融，花亦会飘零，但这场相遇的恰恰的美好，如清词丽句，镌刻心底。风渐缓，雪已停，暖阳穿云而来，洒在沾雪的杏花上，晶莹剔透，熠熠生辉。阳光透过薄薄的花瓣，落在娇嫩的花瓣上，雪水顺着花枝缓缓滴落，滋养着新生的花蕊。杏花沐雪而绽，愈发娇艳动人；春雪融水而润，为花枝注入生机，仿佛这场相遇，是为了让春日的美好更加绚烂。

这场杏花与春雪的相逢，短暂却绚烂，在嘉峪关的春光里，写就一段“雪粉华，舞梨花，

再不见烟村四五家”的佳话。它见证着戈壁的坚韧，也诉说着春日的温柔；它承载着雄关的岁月，也绽放着生活的诗意。风过戈壁，花舞人间，杏花以柔弱之姿扎根西北大地，在粗犷的天地间绽放温婉，春雪以轻盈之态奔赴春日之约，在苍茫的边塞晕染诗意。这份刚与柔的邂逅，这份景与情的交融，让嘉峪关的春日，既有风骨铮铮，又有柔情脉脉，成为心底最难忘的边塞春景，让这份春日诗意，绵长悠远，岁岁留香。



春满大地

李恒 摄



春花绽放

李一博 摄

嘉峪关的春，总是来得清冽而含蓄。风掠过戈壁的轮廓，尚未褪去料峭寒意，杏花已按捺不住生机，悄然绽出满枝芳华。

不必寻至城边，在东湖、迎宾湖，在讨赖河生态园，在寻常小区院落，处处皆是盛景。这里的杏花多为观赏品种，比寻常结实的杏树早开数日。恰好是在戈壁春寒料峭时，率先送来春的消息。粉白的花瓣薄如蝉翼，簇簇相拥，似是将江南的温婉揉进了边塞的硬朗，恰如陆游笔下“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的诗意，在戈壁滩上晕染开一片温柔。

雄关脚下的春日，向来少了几分江南的柔媚，多了几分西北的苍茫。戈壁的风带着砂石的粗犷，讨赖河的水滴着岁月的清寒，关城的墙立着千年的巍峨，勾勒出这座城市独有的粗犷风骨。而杏花的绽放，恰似一抹温柔的笔触，为这硬朗的底色添上灵动的韵